

H12.92

樣本庫

武進謝利恆先生審定

涸溪醫案

川沙陸淵雷校閱

武進徐衡之
嘉定姚若琴
主編



上海三民圖書館公司印行

室閱參

洄溪醫案序

袁簡齋太史作靈胎先生傳云。欲采其奇方異術。以垂醫鑑。而活蒼生。因倉卒不可得。僅載迨耕石汪令聞數條。而語焉未詳。余甚惜之。今夏呂君慎齋。以洄溪醫案鈔本一卷寄贈。云得之徐氏及門金君復村者。余讀之如獲鴻寶。雖祕本而方藥不甚詳。然其穿穴膏肓。神施鬼設之伎。足以垂醫鑑而活蒼生。爰爲編次。竊附管窺。用俟高明。梓以傳世。余殷望焉。

咸豐五年歲次乙卯十月海昌後學王士雄序。

徐靈胎先生

徐大椿。字靈胎。晚自號洄溪老人。家本望族。祖鉤。康熙十八年鴻詞科翰林。纂修明史。先生有異秉。聰強過人。凡星經地志九宮音律。以至舞刀奪槊。幻卒贏越之法。靡不宣究。而尤長於醫。每視人疾。穿穴膏肓。能呼肺腑與之語。其用藥也。神施鬼設。新開奪隘。如周亞夫之軍。從天而下。諸岐黃家目瞠心駭。帖帖聳服。而卒莫測其所以然。先生名達九閭。連奉特旨。事詳述思紀略中。先生卒於乾隆四十五年。所著有醫學源流論等書。行於世。醫學源流論二卷。其大綱凡七。曰經絡臟腑。曰脈。曰病。曰藥。曰治法。曰書論。曰古今。分子目九十有三。持論多精聚有據。傷寒類方一卷。先生取仲景書。削去陰陽六經門目。但使方以類從。證隨方定。使人可索證以求方。而不必循經以求症。一掃古人移易篇章。聚訟紛紜之積弊。蘭臺軌範八卷。先生取靈樞素問難經。金匱傷寒論。巢氏病源。千金外臺之病論。而益以諸書之方。其去取最爲謹嚴。其他如神農本草經百種錄。難經經釋。醫貫疏。慎疾芻言等。皆剖析利弊。精當無倫。其評臆今古。切中庸醫之弊處。尤不可磨也。

洄溪醫案一卷。爲先生遺著。海昌王孟英。爲之編次。同邑蔣光燾與錢譽石廣文。許辛木農邵校寫而付之梓。

徐 洄 溪 醫 案 目 錄

中風	惡風	周痺	痲	傷寒	別足傷寒	外感停食	時證	遊魂	失魂	祟病	瘟疫	暑	暑邪熱呃	瘧	痢	瘧痢	畏寒	畏風
一	五	六	七	七	八	九	一〇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〇	二一

痰	痰喘	痰喘亡陰	飲癖	翻胃	呃	癰	水腫	消	蟲痛	怔忡	亢陽	吐血	瘀留經絡	腸紅	血痢	崩	瘀血衝厥
二	三	三	四	五	五	六	六	七	七	八	八	九	九	一〇	一〇	一一	一二

胎中毒火	子利	試胎	產後風熱	產後血癥	產後腸癰	惡痘	流注	腸癰	腿癰	臂疽	項疽	對口	發背	對心發	肺癰	乳癰	下疳
一三	一三	一三	一四	一四	一五	一五	一六	一六	一七	一七	一八	一八	一九	一九	二〇	二〇	二一

徐洄溪醫案

武進徐衡之編纂
嘉定姚若琴

海昌王士維孟英評注
黟山李鴻慶圈點

中風

對門金姓。早立門首。卒遇惡風。口眼喎邪。禁不能言。醫用人參桂附諸品。此近日時醫治風證不祧之方也。趣余視之。其形如尸。面赤。氣粗。目瞪。脈大。處以祛風消痰清火之劑。其家許以重貲。留數日。余曰。我非行道之人。可貨取也。固請。余曰。與其誤藥以死。莫若服此三劑。醒而能食。不服藥可也。後月餘。致余家拜謝。問之。果服三劑而起。竟不敢服他藥。惟腿膝未健。手臂猶麻。爲立膏方而全愈。此正內經所謂虛邪賊風也。以辛熱剛燥治之。固非。以補陰滋膩治之。亦謬。治以辛涼。佐以甘溫。內經有明訓也。

運使王公敍揆。自長蘆罷官歸里。每向余言。手足麻木而痰多。余謂公

體本豐腴。又善飲啖。痰流經脈。宜撙節爲妙。一日忽昏厥。遺尿。口噤。手拳。痰聲如鋸。皆屬危證。醫者進參附熟地等藥。煎成未服。余診其脈。洪大有力。面赤氣粗。此乃痰火充實。諸竅皆閉。服參附立斃矣。以小續命湯去桂附。加生軍一錢爲末。假稱他藥納之。惡旁人之疑駭也。戚黨莫不諍然。太夫人素信余。力主服余藥。三劑而有聲。五劑而能言。然後以消痰養血之藥。調之一月。後步履如初。

張山巷劉松岑。素好飲。後結酒友數人。終年聚預。余戒之不止。時年纔四十。除夕向店沽酒。秤銀手振。秤墜而身亦仆地。口噤不知人。急扶歸。歲朝遣人邀余。與以至寶丹數粒。囑其勿服他藥。恐醫者知其酒客。又新納寵。必用溫補也。初五至其家。竟未服藥。診其脈弦滑洪大。半身不遂。口強流涎。乃溼痰注經傳腑之證。余用豁痰驅溼之品。調之月餘而起。一手一足。不能如舊。言語始終艱澀。初無子。病愈後。連舉子女。皆成立。至六十三歲而卒。誰謂

中風之人。不能永年耶。凡病在經絡筋骨。此爲形體之病。能延歲月。不能除根。若求全愈。過用重劑。必至傷生。富貴之人。聞此等說。不但不信。且觸其怒。於是諂諛之人。羣進溫補。無不死者。終無一人悔悟也。

西門外汪姓。新正出門。遇友於途。一揖而仆。口噤目閉。四肢癱瘓。舁歸不省人事。醫亦用人參熟地等藥。其母前年曾抱危疾。余爲之治愈。故信余。求救。余曰。此所謂虛邪賊風也。以小續命湯加減。醫者駭謂壯年得此。必大虛之證。豈可用猛劑。其母排衆議而服之。隔日再往。手攬余衣。兩足踏地。欲作叩頭勢。余曰。欲謝余乎。亟點首。余止之。復作垂涕感恩狀。余慰之。且謂其母曰。風毒深入。舌本堅硬。病雖愈。言語不能驟出。毋驚恐而誤投溫補也。果月餘而後能言。百日乃痊。

東山席以萬。年六十餘。患風痺。時醫總投溫補。幸不至如近日之重用參附。病尙未劇。余診之。脈洪而氣旺。此元氣強實之體。而痰火充盛耳。清火

消痰以治標。養血順氣以治本。然經絡之痰。無全愈之理。於壽命無傷。十年可延也。以平淡之方。隨時增損。調養數載。年七十餘始卒。此所謂人實證實。養正驅邪以調和之。自可永年。重藥傷正。速之死耳。

叔子靜素無疾。一日余集親友小酌。叔亦在座喫飯。至第二碗僅半。頭忽垂。箸亦落。同坐問曰醉耶。不應。又問骨哽耶。亦不應。細視之。目閉而口流涎。羣起扶之別座。則頸已歪。脈已絕。痰聲起。不知人矣。亟取至寶丹灌之。始不受。再灌而嚥下。小頃開目。問扶者曰。此何地也。因告之故。曰我欲歸。扶之坐輿內以歸。處以驅風消痰安神之品。明日已能起。惟軟弱無力耳。以後亦不復發。此總名卒中。亦有食厥。亦有痰厥。亦有氣厥。病因不同。如藥不預備。則一時氣不能納。經絡閉塞。周時而死。如更以參附等藥。助火助痰。則無一生者。及其死也。則以爲病本不治。非溫補之誤。能世皆然也。

雄按。養生經云。有人忽覺心腹中熱甚。或曰。此中風之候。與治風藥而風不作。夷陵某太守。夏間忽患

熱甚。乃以水灑地。設簟臥其上。令人扇之。次日忽患中風而卒。人但咎其臥水簟而用扇也。暨見一漣陽老婦。見證與太守同。因服小續命湯而愈。合而觀之。乃知中風由心腹中多大熱而作也。徐氏之論。正與此合。易曰。風自火出。諺云。熱極生風。何世人之不悟耶。若可用參附等藥者。乃脫證治法。不可誤施于閉證也。

惡風

湖州副總戎穆公廷弼。氣體極壯。忽患牙緊不開。不能飲食。絕粒者五日矣。延余治之。晉接如常。惟呼饑耳。余啓視其齒。上下止開一細縫。撫其兩頰。皮堅如革。細審病情。莫解其故。因問曰。此爲惡風所吹。公曾受惡風否。曰。無之。旣而恍然曰。誠哉。二十年前。曾隨圍口外。臥帳房中。夜半怪風大作。帳房拔去。卒死者三人。我其一也。灌以熱水。二人生而一人死。我初醒。口不能言者二日。豈至今復發乎。余曰。然。乃戲曰。凡治皮之工。皮堅則消之。我今欲用藥消公之頰皮也。乃以蜈蚣頭、蝎子尾、及朴硝、硼砂、冰、麝等藥擦其內。又

以大黃、牙皂、川烏、桂心等藥塗其外。如有痰涎則吐出。明晨余臥未起。公啓戶曰。眞神仙也。早已食粥數碗矣。遂進以驅風養血膏而愈。蓋邪之中人深。則伏於藏府骨脈之中。精氣旺則不發。至血氣既衰。或有所感觸。雖數十年之久。亦有復發者。不論內外之證盡然。亦所當知也。

維按：皮膚頑痺。非外治不爲功。此因其堅如革。故多用毒烈之品也。

周痺

烏程王姓。患周痺證。遍身疼痛。四肢癱瘓。日夕叫號。飲食大減。自問必死。欲就余一決。家人垂淚送至舟中。余視之曰。此歷節也。病在筋節。非煎丸所能愈。須用外治。乃遵古法敷之。搗之。蒸之。薰之。旬日而疼痛稍減。手足可動。乃遣歸。月餘而病愈。大凡營衛臟腑之病。服藥可至病所。經絡筋節。俱屬有形。煎丸之力。如太輕則不能攻邪。太重則恐傷其正。必用氣厚力重之藥。敷搗薰蒸之法。深入病所。提邪外出。古人所以獨重鍼灸之法。醫者不知。先

服風藥不驗。卽用溫補。使邪氣久留。卽不死亦爲廢人。在在皆然。豈不冤哉。
雄淡風藥耗營液。溫補實隧絡。皆能助邪益痛。若輕淡清通之劑。正宜頻服。不可徒恃外治也。

痹

新郭沈又高。續娶少艾。未免不節。忽患氣喘厥逆。語謇神昏。手足不舉。醫者以中風法治之。病益甚。余診之曰。此內經所謂痹證也。少陰虛而精氣不續。與大概偏中風中風痰厥風厥等病。絕不相類。劉河間所立地黃飲子。正爲此而設。何醫者反忌之耶。一劑而喘逆定。神氣清。聲音出。四肢展動。三劑而病除八九。調以養精益氣之品而愈。余所見類中。而宜溫補者。止此一人。識之以見余並非禁用補藥。但必對證乃可施治耳。

維按。古云真中。屬實。類中多虛。其實不然。若其人素稟陽盛。過淡肥甘。積熱釀痰。壅塞隧絡。多患類中。治宜化痰清熱。流利機關。自始至終。忌投補滯。徐氏謂宜於溫補者不多見。洵閱歷之言也。

傷 寒

蘇州柴行倪姓。傷寒失下。昏不知人。氣喘舌焦。已辨後事矣。余時欲往揚州。泊舟桐涇橋河內。適當其門。晚欲登舟。其子哀泣求治。余曰。此乃大承氣湯證也。不必加減。書方與之。戒之曰。一劑不下則更服。下即止。遂至揚。月餘而返。其人已強健如故矣。古方之神效如此。凡古方與病及證俱對者。不必加減。若病同而證稍有異。則隨證加減。其理甚明。而人不能用。若不當下者。反下之。遂成結胸。以致聞者遂以下爲戒。顛倒若此。總由不肯以仲景傷寒論潛心體認耳。

用足傷寒

嘉善黃姓。外感而兼鬱熱。亂投藥石。繼用補劑。邪留經絡。無從而出。下注於足。兩脛紅腫大痛。氣逆沖心。呼號不寐。余曰。此所謂用足傷寒也。足將落矣。急用外治之法。薰之蒸之。以提毒散瘀。又用丸散。內消其痰火。并化其毒涎。從大便出。而以辛涼之煎劑。托其未透之邪。三日而安。大凡風寒留於

經絡無從發洩。往往變爲癰腫。上爲發頤。中爲肺癰。肝癰。痞積。下爲腸癰。便毒。外則散爲斑疹瘡瘍。留於關節則爲痿痺拘攣。注於足脛則爲則足矣。此等證俱載於內經諸書。自內外科各一門。此等證遂無人知之矣。

外感停食

淮安大商楊秀倫。年七十四。外感停食。醫者以年高素封。非補不納。遂致聞飯氣則嘔。見人飲食。輒吐曰。此等臭物。虧汝等如何喫下。不食不寢者匝月。惟以參湯續命而已。慕名來聘。余診之曰。此病可治。但我所立方必不服。不服則必死。若徇君等意。以立方亦死。不如竟不立也。羣問當用何藥。余曰。非生大黃不可。衆果大駭。有一人曰。姑俟先生定方。再商其意。蓋謂千里而至。不可不周全情面。俟藥成而私棄之可也。余覺其意。煎成親至病人所。強服。旁人皆惶恐無措。止服其半。是夜卽氣平得寢。並不瀉。明日全服一劑。下宿垢少許。身益和。第三日侵晨。余臥書室中木起。聞外譁傳曰。老太爺在

堂中掃地。余披衣起詢。告者曰。老太爺久臥思起。欲親來謝先生。出堂中。因果殼盈積。乃自用帚掠開。以便步履。旋入余臥所久談。早膳至。病者觀食。自向碗內撮數粒嚼之。且曰。何以不臭。從此飲食漸進。精神如舊。羣以爲奇。余曰。傷食惡食。人所共知。去宿食則食自進。老少同法。今之醫者。以老人停食不可消。止宜補中氣。以待其自消。此等亂道。世反奉爲金鍼。誤人不知其幾也。余之得有聲淮揚者。以此。

時證

西塘倪福徵患時證。神昏脈數。不食不寢。醫者謂其虛。投以六味等藥。此方乃浙中醫家。不論何病。必用之方也。遂粒米不得下咽。而煩熱益甚。諸人束手。余診之曰。熱邪留於胃也。凡外感之邪。久必歸陽明。邪重而有食。則結成燥矢。三承氣主之。邪輕而無食。則凝爲熱痰。三瀉心湯主之。乃以瀉心湯加減。及消痰開胃之藥。兩劑而安。諸人以爲神奇。不知此乃淺近之理。傷

寒論具在。細讀自明也。若更誤治。則無生理矣。

雄按、韓堯年年甫踰冠。體素豐而善飲。春間偶患血溢。廣服六味等藥。初夏患身熱痞脹。醫投瀉心陷胸等藥。遂脹及少腹。且拒按。大便旁流。小溲不行。煩熱益甚。湯飲不能下嚥。證語脣焦。改用承氣紫雪。亦如水投石。延余視之。黃苔滿厚。而不甚燥。脈滑數。而按之虛栗。不過溼熱阻氣。升降不調耳。以枳桔湯。加白前、紫苑、射干、馬兜鈴、杏仁、厚朴、黃芩。用盧根湯煎。一劑證語止。小溲行。二劑旁流止。胸漸舒。三劑可進稀糜。六劑腹脹皆舒。粥食漸加。改投清養法。又旬日得解燥矢而愈。諸人亦以爲神奇。其實不過按證設法耳。

又按、今夏衣賈戴七患暑溼。余以清解法治之。熱退知飢。家人謂其積勞多虛。遽以補食啖之。二日後。二便皆閉。四肢腫痛。氣送衝心。呼號不寐。又乞余往視。乃餘邪得食而熾。壅塞胃府。府正實則經氣亦不通。而機關不利也。以葦莖湯。去薏苡。加萸仁、枳實、梔子、葶子、黃芩、桔梗。煎調元明粉。外用葱白杵爛和蜜塗之。小溲先通。大便隨行。三日而愈。

遊魂

郡中蔣氏子。患時證。身熱不涼。神昏譫語。脈無倫次。余診之曰。此游魂證也。雖服藥。必招其魂。因訪招魂之法。有鄰翁謂曰。我聞虔禱竈神。則能自言。父如其言。病者果言曰。我因看戲。小臺倒。幾被壓受驚。復往城隍廟中散步。魂落廟中。當以肩輿擡我歸。如言往招。明日延余再診。病者又言。我魂方至房門。爲父親衝散。今早魂臥被上。又爲母親疊被掉落。今不知所向矣。咆哮不已。余慰之曰。無憂也。我今還汝。因用安神鎮魄之藥。加猪心尖、辰砂、絳帛包裹。懸藥罐中煎服。戒曰。服藥得寢。勿驚醒之。熟寐卽神合。果一劑而安。調理而愈。問之俱不知也。

失魂

平湖張振西。壁鄰失火受驚。越數日而病發。無大寒熱。煩悶不食。昏倦不寐。余視之。頗作寒暄語。而神不接。余曰。此失魂之證。不但風寒深入。而神志亦傷。不能速愈。亦不可用重劑。以煎方祛邪。以丸散安神。乃可漸復。時正

歲除。酌與半月之藥而歸。至新正元宵。始知身在臥室間。問前所爲。俱不知也。至二月。身已健。同其弟元若來謝。候余山中。且曰。我昨晚腦後起一瘰。微痛。余視之。驚曰。此玉枕疽也。大險之證。此地乏藥。急同之歸。外提內托。諸法並用。其弟不能久留。先歸。明晨。我子大驚呼余曰。張君危矣。余起視之。頭大如斗。唇厚寸餘。目止細縫。自頂及肩。膿泡數千。惟神不昏憤。毒未攻心。尙可施救。急遣舟招其弟。余先以護心藥灌之。毋令毒氣攻內。乃用煎劑。從內托出。外用輭堅消腫解毒提膿之藥。敷之一日。而出毒水斗餘。至晚腫漸消。皮皺。明日口舌轉動能食。竟不成疽。瘡口僅如錢大。數日結痂。其弟聞信而至。已愈八九矣。凡病有留邪而無出路。必發腫毒。患者甚多。而醫者則鮮能治之也。

揚州吳運臺夫人。患消證。晝夜食粥數十碗。氣逆火炎。通夕不寐。余診之。六脈細數不倫。神不清爽。余曰。此似崇脈。必有他故。其家未信。忽一日僕